



07222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七

詩文序

顏脩來詩序

歲之辛亥顏子脩來相值於金陵是時脩來以儀部郎權關龍江偕從父季玉刻有雜詠絕句及五言近體數十首堅光壯采著語能自起立度其意非得上駟則寧廢艸不肯出余蓋已心憚之既八年來京師輦下盛傳十子詩脩來其一也觀集中山左詩人如曹子升六田子子綸皆蔚然深秀日進於古而脩來東歸讀禮索其集不可得今年己未春脩來錄寄古體詩來屬論敘時微雪灑庭讀之終帙知其詩之不肯輕出益可畏也士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序

一

魁壘喜自負常掉頭不可一世及摧折發憤則瞠乎惟恐後人其志強者心彌下也志弱則無高軌器溢則無兼蓄脩來深思遠望有慨於中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怪偉百態新城王阮亭侍讀嘗謂余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夫嚮之所爲近體者余旣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於後無疑也語山莫如岱語水莫如海從其大者爲言也必謂海岱而外無山水則是太華峩峩之險華頂鴈宕之奇黃河之怒流三江五湖之澎湃飛泉駭瀑變幻無可端倪者皆不足與於山水之殊觀也然使有人於此自守其一丘一壑而以爲泰山不必



登滄海不足臨也。有不爲山林海若所匿笑者哉。詩之爲道實有類於是。故曰先河後海。言有本也。百川學海言有宗也。脩來蓄其雄銳積學而出上窺騷雅下仿杜韓其亦嶽觀而海遊者乎。吾嘗病實學彫散詞塲蔓草間過闕里觀禮器輒沈吟永日脩來生於其鄉爲復聖之喆裔將必有喟然歎興者嗟乎古能言不朽之士蓋未有無志乎道而能卓然垂後者也。

王豸巖遺集序

無所挾而言者其氣不充有所挾而無怫鬱難言者其言不能悲以放今使閭巷之士推舉成進士受官執法所部數百里不爲不得志卒之憂戚困踣旋仕旋已無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序

二

歲月之獲淹其位卽布衣寒士之憔悴亦奚加於是哉。睢州王君豸巖爲余同年友不見三十年頃遇其鄉湯大叅荆峴詢及之則悼歎曰豸巖以窮死矣平生交最善篤志好學人也有詩詞各一卷子盍序之豸巖爲文奇崛有稱於時嘗再任建昌建寧兩郡推官並以憂去輒仰而喟曰天不欲我仕乎吾旣祿不逮二親又不能與人俯仰出將奚爲由是除服遂不赴選人日與二三耆舊觴咏狎游退則掩扉執一卷或歌以泣慨然有撥棄形骸翱翔海嶽之意識者皆悲其蓄奇氣不得一騁也昔毛子親在捧檄而喜及親歿不復仕豸巖其以是飲痛也荆峴從事理學世所稱有道君子也豸巖比閩

相友善則其人之於官於鄉概可知矣千鈞之弩一發而息機掣電之馬不百里而稅駕豈非命哉詩詞不屑屑步趨古人顏唐豪逸李太白蘇子瞻之遺乃敘以遺其二子於乎士之魁壘振奇沒齒不得一第其數奇尤甚於豸巖者又豈少哉

姜定菴兩水亭餘稿序

士君子家居則脩其道爲諫臣則盡其言有官守則勤其職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其溢而爲詩歌賦頌之屬皆其餘也矜其餘以自異謂世莫我若也此斥鷃之決起於槍榆井鼃之見矚乎海若者也會稽姜定菴先生治詩數十年近始出一編屬其鄉張荀仲先生命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序

三

爲序論吳越以詩名者衆矣定菴起家爲令則以治行稱旣徵入諫垣則忼慷奮舌數言天下大事論者謂其原本經術似劉向敷奏詳劄似陸贄天子褒然嘉異拔諸卿貳之選拜爲京兆豈復以詞翰爲助業與聳肩苦吟之士爭工拙行墨間哉然其詩在朝廟則有肅雍之風在山川則極登望之美其見諸交遊贈答者皆誦之泠然以是知定菴非徒今世之能言者也觀其自序以爲鹿鹿無奇行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章者終歸漸盡爲歐陽氏所悲悼蓋若懼此餘技之無足恃也其所見爲近道矣販夫賈豎得尺寸之珍輒攘臂而炫諸市而倚頓之家衛霍之室百物委積狼藉漫不省記充乎



其羸者泊然若無有也。吾故曰定菴非徒今世之能言者也。定菴讀書喜賓客。其平昔所與論詩張秦亭毛西河兩君子朝夕相上下。蓋皆余所不逮也。兩君子之論旣定矣。其又庸予言邪。吾聞定菴將入佐天子以母太夫人老。曰依子舍不能已。又將繼南陔之詩矣。

周伯衡南州草序

君子之與人也。先其道而後其言。其人有合於道。不問可知。其言之有異而世所謂工拙不與焉。蘇子瞻稱山谷文章超然獨出乎萬物之表。予不甚喜。山谷詩竊疑其言太過。今而知凡古人之可傳者皆超然有出於物表。不以其詞之工也。吾年友伯衡周先生久官南州。日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序

四

在公私劇應中歌詠灑然嘗好讀左國晉魏之書。唐以來文詞獨愛柳子厚。於詩酷愛杜子美。其所作多尚自然。恥事雕飾。不必盡工。而要有所於古人之道。予嘗論其詩樸而秀直。而雅頹唐而蘊藉。而其清真一氣。則得之子美。爲多。初官翰苑。諫垣爲清秩。嘗手一卷旣出。在江湖之上。無纖毫愠色。數於舟車尊酒間。得詩遇可與語。則劇談飲過量。客以詩來者。苟有一言之合。卽布衣羈旅。憔悴之士。不深計其人。何如輒與之往返游好。與予相磨切。酬倡尤多。予歲嘗一再至南州。以得相就。爲樂。伯衡每執手笑曰。比久不作詩。子來又使我多言矣。夫伯衡之見取。亦豈徒以詩哉。往子官比部。君爲給諫。



暇則相過卽清談必夜分乃罷旣而各就外補不見七八年辛丑秋余叅藩豫章伯衡爲副臬王言遠爲藩伯宋其武少叅繼至陳徵君士業遽喜詞人之聚也欲合序近詩而刻之爲四君子豫章集予二人瞿然謝曰今誰不能詩者乃敢以四子鳴因各匿其詩不出久之士業卽世吾數人先後皆散去伯衡又連有骨肉之痛貌瘁神傷他人視其詩不覺也予讀之輒不能堪去二年再至而伯衡仍以事畱未歸相見喜且泣吾輩皆將老矣後此聚會不知何時聊記之以見我兩人之相善如此若其詩後必有識之者不待予言也

○佳山堂詩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五

頃年槩不敘名人詩蓋有所爲而然一日相國易齋先生佳山堂集成命敘辭至再不可章嘗受知於先生伏讀永歎者累日夫詩與樂爲源流古者詩作而被諸樂後世樂亡而散見諸詩大抵憂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君子懷易直子諒之心則必多和平嘽緩之聲誠積之於中不自知其然也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起北海文敏公之後懷仁輔義冲然如不及未嘗揭揭以詩名跡其志行皆溫柔敦厚之意得之詩教爲多嘗對客微吟泉注雲奔不屑爭字句工拙晚乃益事追琢出入三唐樂府五言古尤有漢魏遺音其憂時



愍事不無小雅悽惻之言而讀之蒼然油然而義切而辭  
隱無噪噉噉殺之聲所謂洋洋大國風者茲其苗裔邪  
吾聞古君子在野則思廊廟立朝不忘江湖先生處綸  
扉密勿獻替以人事君罔懈夙夜年七十引疾乞免書  
凡三四上溫詔固畱而東山別墅之典鬱不可已間休  
沐過萬柳堂與賢士大夫一觴一豆稱文字之游見者  
不知其爲相國也且門無私謁橐無長物而好獎接羈  
旅憔悴詞賦之客周其困乏或藉以舉火仁民惠物之  
事未嘗一日忘於心此其詩之溫柔敦厚所由來也今  
天子湛深古學喜聲詩使先生日進其所撰豈不足以  
鼓吹正始也哉嘗竊論詩文之道與治亂終始先生則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六

喟歎曰宋詩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綜正變焉近乃欲祖  
宋元而祧前古風漸以不競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  
願與子共振之夫子刪詩而雅頌得所延陵聽樂而  
興衰是徵詩也者持也由是言之謂先生以詩持世可  
也

### 莊簡討宛遊草序

歲之初夏晉陵莊澹菴先生來宛陵輒同汎青溪登響  
山舉酒賦詩驩竟日已屬余曰曩嘗客於斯與邦人士  
相暱遊人系一詩篇什遂多距今未十年而舊游二三  
零謝撫卷增歎又得與諸君子驩也將合刻之以志不  
忘是爲宛遊草序之嗟乎余與澹菴兄弟同舉禮

闈官京師其兄弟年最少入直史館時稱雙璧人南北聚散垂二紀動如參商曩過宛不及見見又不數會俯仰少壯忽忽將老吾郡交游風物又非昔時是可感也夫古人邂逅適願歌詩贈答及其離思鬱陶三致懷於蒹葭杕杜之興其詩具在世不古處尊酒未散弃之如履跡然去而不顧澹菴家世侍從門下士多名人鉅公能自傾下所至無問識不識折節論交詩文書畫脫手淋漓若忘其爲貴人且去而思之纏綿不忘有足多者今又自涇川遊水西將登匡廬度嶺而南放乎羅浮其繼此士大夫之游從贈答累帙不可勝紀也而獨拳拳於吾宛何哉詩有友生伐木之篇騷有美人芳草之贈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七

皆是物也澹菴所著書不一種重今昔游好離合之感故敘

### 遺山堂詩序

高子阮懷工古今文詞尤長於詩力不能板行郡幕張公菊水刻之是爲遺山詩集遺山者阮懷所自號也性疏忱自負不肯乞名人爲序以予故貧賤相狎游屬曰序吾詩者宜莫如子余蓋以文辭交阮懷三十年所矣古稱人才既難近在比閭尤不易得李杜元白韓孟諸人雖同時比肩倡和其生不同邑井聚散之間往往悵歎未有望衡接宇游處往來歷年數十如余與阮懷者也余奔走仕宦善病早衰追尋先人理學之緒嘗家居



累月不爲詩阮懷夙有俊名總角補諸生輒仰餼存司  
試必稱最固宜咄嗟取科第天獨困折之使久不得吐  
氣其大父瀛臺先生刺興國州廉直無長物阮懷賣書  
給膏火壯年喪妻積數歲不得娶日夕堅坐手一編苦  
吟至夜半故其詩優入乎古人殆天畀之獨厚也吾邑  
詩人不乏歲時聚朋好文酒談讌人各有篇遇其詩擅  
場嘗令人自廢余近在京師與宋觀察荔裳王農部阮  
亭諸公抵掌時彥每亟稱之今其入對策大廷也橐其  
書游名公卿間必有折輩行與定交者其立名都下無  
疑也出其所餘當不難取高第爲顯官余獨難其才耳  
子昂碎琴於都市馬周濯足於酒家皆以才士窮愁不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八

得志立名然則阮懷之不早遇乃其所爲遇也

金長真詩序

昔之士大夫患少文今之士大夫患少實其於詩亦然  
前輩服官尚治行不殫力詞翰於時天下能詩三三巨  
公可指數近之好事者或喜詞翰薄簿書人各有集韓  
子言爲大吏者意得志滿常不暇以爲而今求勝於閭  
巷薦吟之士於是窮蒐極羅摹古籠今連爲大冊汎覽  
其言若天下之大事物之繁畢萃其胸中而抽繹其心  
之所誠然則若多可已者故曰少實也夫文盛而大道  
隱詩盛而實學衰余蓋心悲之詩本以存王迹而其流  
至是曩者壯盛與金公長真京邸論詩爾時繭雪錦帆

飛濤邵村諸同舍環坐虎視氣勃勃不自禁蓋至於今  
別三十年而始相見自傷聞道遲暮未免以詩文相徵  
逐而猶幸與故人勞苦無恙輒握手曰良吏故難爲君  
所至不赫赫而見思於人有令名是臻何德而然邪公  
笑謝不言而數召客飲嗟乎耆舊彫喪士茅靡日甚中  
不乏賢者蘭艾齊觀於是大吏之庭無文士跡公秉節  
金陵於官無壅滯乃從羽檄驛騷之餘虛枯拾燼間集  
賢士名人文酒談讌且側身與布衣遊酒酣月出清風  
灑然覺王謝聲華未歇亦一盛也客請出其集則謝不  
敏豈懲近人之多而不肯出邪君子之立言求近於道  
也單詞不爲少若其非也連軸不爲多今觀其去官汝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九

寧有傷離父老之感返駕京國有流連桑梓之懷而其  
樂易近人好古喜賓客則出處一也其人其詩具見矣  
長真嘗極論何大復集手訂以行又出入與詞人俱其  
前後撰著度必盈篋好余詩而不盡以示我當與客大  
索其篋以發其藏

王丹麓松溪詩集序

地有爲詩助者宜莫若杭之西湖西湖當吳越之交山  
水清妙比戶詩書天下賢雋所畢集士得相唱詠爲工  
然非績學多沈思則終不能以有立王子丹麓家湖墅  
爲西湖道所必出同好者又有張祖望徐埜君陸盡思  
王仲昭爲晨夕鄰曲之友故其詩尤多余嘗與同年林



鐵崖敘論詩人以爲詩固難言詩人尤不易今之工者多飾郭郭擊菁華其有出於時或矜已忤物誕蕩不可近於是號稱詩人者寔爲有道所不錄鐵崖蓋深歎之丹麓世家子爲名諸生家多藏書束身善下悃悃如山中人旣厭舉子業網羅述作自放其窮愁嘗悲王元美文章九命之說足使文人失志悉反其說取古人之通顯壽考聲實榮暢者輯爲更定文章九命一編讀之陽氣且滿大宅若春日之煖寒谷也其它旁引雜輯多所裨利於人松溪詩若干卷近體清和遙雋出入唐音樂府五言古如詠懷覽古尤多杰然可傳者文章之道與世會遷易于鱗唐無五言古誠爲刻論史稱陳拾遺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序

十

始變雅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爲海內文宗今其詩具存雖一變徐庾視漢魏奚若充丹麓之力其去古人不讓矣初居尊甫瑞虹先生憂葬喪盡禮銜恤霑涕徧告當世鉅公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錄士大夫讀而悲之家旣稍落又時時刻書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余誦之輒失笑蓋有類予者頃過北關亟歸丹麓走要予舟中彊定其詩比昏黑始別去嗟乎丹麓於余奚取哉往歲辛丑客西湖丹麓觴予霞舉堂是時新建王于一山陰徐伯調武進鄒訥士會稽羅弘載與比鄰陸蓋思高仲兄弟皆在窮日夜詠言醉則就榻今十許年耳曩者之客惟余

及盡思弘載三人無恙餘皆地下游矣良會爲難詩亦益可愛惜予與丹麓相視憮然未可以一二言盡也

### 梅定九詩序

吾宛陵梅氏自聖俞先生以來世以詩名往敘述之衆矣最後得梅子定九詩定九有志於君子之道目之爲詩人則瞿然謝不敏余蓋心異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天官五行曆律度數則所以經緯天地而妙其推測者也吾處天地之間俯仰上下心迷目眩漫無闕度比於蟄蟲寒鳥徒自號曰文人詩人也亦奚益哉定九砥礪學行探本知類於象緯曆算之學殆由性成數計心通能自制器以準象間取西洋之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十一

學發揮討論南中言曆學者數家質疑送難皆歎遜以爲莫及嘗手列其所見曆學諸書凡數十種多人所未見猶欲廣搜祕本以資參互屬余網羅可謂好學深思者也昔房玄齡等重撰晉書天文曆律五行三志專屬李淳風爲能深明星曆故可觀采當今國家方纂修明史使得定九參與其中修天文曆律諸志卽未如視淳風何若當有可觀惜乎其不獲與也平生旣罕徵逐中年早鰥遂不復娶日夜枕籍詩書以自娛暢其溢而爲文振筆風發技藝則冠其曹又溢而爲詩清真靜遠稱心爲言無時人餽衲裘馬之習易傳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詩不足以盡定九而其詩已卓犖有出



於人是可以知定九矣

瑟齋詩序

吾寧在漢爲丹陽郡而春穀縣見於當時卽今南陵也縣之來最古未聞有文學之士卓然特著於冊者往官京師何子生伯以明經高第入對策相見論詩今二十餘年而其詩所謂瑟齋集者始出余謂生伯真詩人不俟其詩見也何以言之阮嗣宗陶元亮李太白諸人皆有邁世遺物泰然自得之意故其詩不字彫句琢而讀之超舉蓋非徒事詩也生伯廷對淹久不得仕帶索躡屨門庭蕭遠客到則一豆一壺野飲高歌樂將終焉嚶嚶然無遲暮憔悴之色吾是以知其詩人也詩也者持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七

也謂其能持人志也故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風人之概也生伯同里先達秦豈人觀察王千峰太守皆最舊不肯往游邑大夫屈侯常加禮焉邑東郭龍會橋地近安賢寺杜牧之所謂謝家池上安賢寺也橋有亭久廢生伯請屈大夫新之其高數丈西望都盡生伯爲之賦累數千言觴予其上驪竟日憑檻呼小杜恨不見我觀其詩清真閒遠多抒寫素臆與古作者不膚附至其雄警特拔類有李杜之遺焉先是邑諸生盛此公名於斯櫟下周司農序刻其詩余詢之邑人罕知者而藉司農以顯生伯之詩遠加於盛氏其不泯於後當不待余言也客徵瑟齋之義生伯曰瑟之爲言縝密也又

蕭瑟也他日別築一畝之宮當曰瑟園余笑曰君既雅飲又洋洋能詩歌於蕭瑟何有於是大笑并次其語識之

天延閣詩序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遠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約其學不惟詩歌文詞也而所爲乃絕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晉之作者可攷而知也唐以詩爲業矣李杜數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制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取備體其矜慎如此今人束髮受舉子業父師之所督儕友之所切勵胥是焉在猶患不工及壯長通籍或中年放廢始涉筆於詩稍順聲律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七

便登簡帙以不專之業兼欲速之心弋無涯之名懷難割之愛固宜出古人下也吾觀前輩刻意矜慎者或不幸而無傳以其磨耗精力劇腎抽肝冀萬一不朽於來世藏之篋笥不肯輕出年旣遲暮中更世故十九散逸蓋又有足悲者白香山編長慶集成作詩自快有以也吾友梅淵公有事於詩久矣今刪擇諸編合爲天延閣集其肆力以博而守之以約者邪淵公名家子生長閩閩亥儀朗秀有叔寶當年之日其時插架萬卷歌呼自適酒徒詞客常滿坐已而遭亂家落棄舉子業屏跡稼園窻身岩谷鬱鬱無所處始出應鄉舉用是知名驅車而北再上春官不得志往還周覽燕齊梁宋之間遊接



日繁而其詩凡數變其始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日  
見不足杯罷夜闌輒取舊所爲讎校刪過半其沉至經  
綿之意則見之崎嶇喪亂巖棲旅食者爲多讀其詩可  
以攷其特徵其地焉詠歌之餘間作墨畫下筆槃礴多  
奇氣予自少交淵公溪園接近數相就視當時淵公從  
子杓司詩辭通雋獨喜自負淵公奮全力相馳驟已而  
杓司斲弛病廢倦於詩又佯狂喜觸忌諱嘗刻其響山  
集屬敘余謝不敏今覽其遺詩翩翩可誦而其墓木拱  
矣吾與淵公俯仰上下慨盛名之難立怵日月之易流  
未嘗不相顧三歎而淵公顧益淳演積累風發泉涌睥  
睨前人梅氏詩盛自都官淵公之所爲若此固宜克稱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古

其家也感杓司平生之言故因叙而及之

程山尊詩序

遊於歛得一士焉程子山尊其人也程子不善治家人  
產席其先之舊業讀書喜客家稍落客或有急不能脫  
手贈若負重創必曲折營赴得當然後快其間中豪有  
負程子累千金索之不應程子恥速之訟也悉置不問  
有園一區藏書萬餘卷暇則爲詩歌自娛所與交者黃  
岡杜于皇南城徐仲光寧都魏凝叔京口蔣前民皆一  
時文字之游魏蔣余未見心知其人杜徐則吾友也以  
是益歎息知其賢壬子秋余在歛程子適歸自廣陵與  
之游月餘入則共圍林琴酒之歡出則同山水詠觀之



樂抗懷古昔浩然若有得也間問詩於余余曰去浮艷  
與清態去浮艷近古去清態近厚夫裘馬統絳之習既  
不足尚就使楮冠芒屨敝敝焉憔悴其形容淒寒其音  
節以號爲詩人豈所爲清明廣大之道哉本乎道德之  
源發爲書卷之氣油油然颯颯然鏘金石而感鬼神可  
也程子大稱善曰吾知所進於是矣舊所刻春帆集皆  
五言律之工者頃送余別復爲七言古歌夫趙瑟秦箏  
不入黔婁之室高文奇冊不出倚頓之門程氏自侍御  
公以下世貴顯程子獨屈首文學以詩鳴一時富貴擁  
贊自雄者率迂程子相睥睨程子亦輒睥睨掉臂去嗟  
乎士不遇故窮其樂故在彼富貴浮雲移瞬磨滅亦復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五

何與人事吾願程子之更有進也程子世爲篁墩人二  
程夫子之裔也獨寐寤歌永矢勿諼古之人蓋有道以  
處此矣

梅耦長詩序

天之於人常輕予以富貴而重斲以文辭故其影纓組  
擁車騎乘時得志者代不勝數求之以文辭百無二三  
而閭巷窶賤之士挾其藝以鳴王公貴人或推遜爲不  
敢望何其重也然古立名之士積其精華需以年歲大  
抵書成以暮齒雖以子雲之才尚悔其少作况下焉者  
乎而英絕領袖之士負才特出不爲飢寒所亂家酷貧  
而學富年方少而名成以衰然見穎於當世蓋又有難



能者焉。吾邑梅氏世以詩名。予嘗序亡友梅君朗三之詩。自聖俞以下數人皆工文辭。卒未通顯。爲之歎息。今朗三之子耦長。又以詩名於時。夫朗三以諸生席其大父禹金先生家學。文詞書畫風流藉甚。陳臥子嘗手錄其詩。而中年卽世。是時其孤耦長甫數歲。惇惇依母劉太君家。無僮石卒。能抗奮力學。發讀其先世藏書。自拔於儕俗。爲詩披華振秀。清警獨勝。謂非士之英絕者。與一時四方之客至。吾宣者無不願見。與之游。郡佐營山張公。又刻其詩以張之。不可謂無知己。而年垂三十尚困於布衣。詩之能窮人至此。哉。前歲載書挾冊將遊京師。以母太君老臨發而止。今所與朝夕。惟余與阮懷淵。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序

六

公方艷諸窮人耳。夫顧况之於白居易。韓愈之於李賀。類有所引重。以成聲。往降萬間。梅氏諸賢如禹金季豹。秦符子馬勉。叔人各名家。率爲當世巨公所器許。王元美所謂梅家樹樹花也。就中子馬勉叔年最少。其詩具在。以耦長視之。尤爲秀出。使復有偉人負天下文章之望者。一定其品目。其聲施四遠必矣。奈何局守閭巷。甘與一二窮愁野老相游處哉。或曰。士患無實。不患不彰。子姑蓄所學。以俟時。客皆以爲然。遂書之以張耦長之窮。其平生詩甚多。將有所待。以成集。今所刻三卷。謂之山栖詩略。

白下近詩小序

觀察金公長真綜治驛鹽吏事繁促而其詩日益有聞  
往余敘其天中艸鄧子孝威刻而傳之矣頃又集所爲  
白下詩得若干首使來告曰吾勞於官而稍逸於是也  
盍再序我白下自六季爲名都散藻蜚英連王屬謝闌  
闌詩書士女彬雅比洵經戎馬文獻摧落桃葉停歌鳳  
臺傳燧羽檄之使夜呼鐵騎之師雨集明遠睇蕪城而  
感賦子山顧江左以興哀公於此時左右舟車咄嗟供  
億猶復時時詠歌不絕二水三山旣已流聲漸被矣又  
歲時泝淮沿吳畱連花洲虎阜間當其風和景妍倡和  
文酒陶然樂也然而徵兵轉餉乘傳驛騷宵旦拮据不  
遑啓處公之爲詩豈獨流連景物云爾哉其必有所感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序 七

石語軒詩序

溯余雙溪而上五十里曰水東其臨溪而族處者梅氏  
多隱君子而梅子翔先生築草堂於水東之渚曰石語  
軒兄弟羣從讀書其中余少時往還最數倡和爲詩者  
四五人旣而悔之以爲君子之道甚大所樹立於天下  
者甚多安事此區區爲故常以行業相砥礪而視詩爲  
餘事然敘孤憤道窮愁處崇巖大壑之間寫幽人志士



之感非詩不爲歡子翔含風咀雅意多蘊藉未肯慧出其詩人亦罕見之者及病將衰始取散逸諸稿稍次其可存者屬余序之憶昔弱歲與子翔同學爲制科之文見其引繩尺辨毫茫淳涵既深持滿而發無不當意金沙周鹿溪先生嘗會江上下文士數百人日試五篇於江上之士推子翔及余爲冠謂坐客曰此雙璧皆國士也吳下人雖強項見其文皆嘆賞奪氣今後起之秀多獵取科名而子翔獨軼軻不遇豈非命哉余視學山左意獨念君遺騎要致同詣闕里謁孔林陟秦岱之巔抵滄海之涘俯仰顧盼相屬爲歌君在客多暇東游之作尤富且工山陰徐伯調盛爲稱引相與舉酒論文豪氣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序

大

故在今十餘年而壯齒就衰頽然鮮筆墨之權伯調近已下世屈指少時東渚論詩之友罕有存者此余輩之所爲感愴摧心也子翔敦行諒謹取與晚多憂戚益勇於爲善爲閭里所稱予常序而傳之讀其詩可以畧見其人焉

陽坡草堂詩序

詩言志視其性情苟非其人雖學弗工也其次則視地丘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詠歌見志者往往藉是志足以宣地足以輔且優游之以歲月愁吾其心思使之徘徊蘊結磅礴其所欲言是天之所以啓詩人也吾鄉故山城其特出而冠者疊嶂謝公北樓在焉今爲官舍不



可入其在東南高可陟而最勝者爲陽坡吾友汪子發  
若居之所謂陽坡草堂者也往讀所謂草堂記山川登  
望之勝歷歷如數其詩披胸寫臆不事勦襲數屬予論  
敘迫有吏事久不報然其篇什積累益富發若嘗從其  
伯氏顓若問學同舉於鄉人皆謂發若年少玉立必讀  
中祕書伯氏旣成進士爲湘鄉發若猶困公車故得豐  
其暇豫俯仰雲霞搜抉草木以自見於詩是其人與地  
殆相得而益彰也湘鄉君仕未朞月遽厭人間發若益  
憔悴苦吟不能已夫汪氏伯仲並予同門公車射策無  
寢食不共十年以來聚散存亡百端俱集安得數日無  
事把盞讌遊於陽坡竹木之間乎發若爲藏斗酒當與  
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序

尤

君倚歌而和矣

歲星堂詩序

文辭之卓然表見於世者有二焉其一曰可喜清詞麗  
句目眩情移者是也其一曰可畏勁氣雄風驚魂動魄  
不可逼視者是也人情好投以所喜而避其所畏故競  
爲軟美塗飾之辭夸世弋名譬猶燕趙之佳人吳楚之  
艷質粉白黛綠爭妍取憐忽有偉人高官佩劍顧盼非  
常不知所從來袒臂大呼衆皆潰散其氣量之大小強  
弱蓋若斯殊也杜陵有云或看翡翠蘭茗上未掣鯨魚  
碧海中此老跋扈已見乎辭矣伯調與予論詩最久其  
詩不甚可喜然魁梧自負當其研練匠心則堅金美玉



無可瑕疵以予官齊魯褰裳渡江北遊淮泗涉黃河登  
泰山而望滄海鬱其蒼蒞之氣著爲詩歌尤洋洋多大  
風望氣者皆錯愕斂手予嘗畏其難欲抑之使近人伯  
調握筆不肯下殆未易與爭雄也客秋稻載其詩訪予  
宛陵適予留滯邗關不得見今相聚武林而其集已刻  
成萊陽宋公序之矣聊書其所獨異者以識其端若使  
詩能窮人如伯調者雖欲不窮不可得已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七

序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七終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八

贈送序

○贈陳方伯序

官詹學士陳先生出爲山東右布政使一年遷陝西左使以行諸大夫皆悵悵施子徘徊執手不能語或曰子何戀之深也施子曰微子之問余固不自解也先生官官詹時以文章名後進者願得一言引重余時官比部謁以詩善之及先生藩於東送以詩又善之已而余爲學使者至則先生爲賦詩二章且序余詩已見余校士書又序之皆纏綿勤懇窮流溯源洋洋數千言余性輕鄙疏闊數與世齟齬先生匡之以道掖之以力嘗言有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

一

詩文若干卷將盡出之屬余論次爲簿書所奪不果而先生行矣夫以先生之才起家詞臣珥筆禁苑其於錢穀簿書固一切置不問而役役焉錢穀簿書是司得微有未盡乎哉天子卽特試廷臣領藩牧旣歷年所其能不思股肱才哉秦方用兵羽書旁午其民獷悍不馴婦人女子皆習戰好鬪歲又薦飢芻餉無出幅員數千里飛輓不繼非得武健嚴酷之人勢不足以集事雖然獨不見先生所以治齊者乎齊之民急利好詐走死如鶩至獷悍不馴也先生至則錢法行盜鑄息市肆不擾上下以和中丞直指之按部者罔不首推轂諸司大夫及搢紳先生皆相得甚驩雅善書法人爭貯墨汁紈素



伺間乞書得則以爲幸其見慕如此攝左司數月簿書錢穀無愆期御事和平而政日以舉行之旣效矣移其治齊者治秦何難焉且秦苦兵荒久矣以鳩形鵠面之遺黎剝肉醫瘡又不善其拊循申其期會而徒操切是務吾不知武健嚴酷者之得失何如也夫民肢體也財膏血也瘡痍之民黃項槁膚形容憔悴迫而索其膏血立斃耳不若舒其手足導其筋力而後膏血可得而貫輸也先生亦移其治齊者治秦可矣何難焉然而余之私戀於先生蓋終不能已也將陸大夫石齋出餞聞余言而善之曰是可以贈先生先生行矣

○送按察朱公之任關中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二

余旣爲文送陝西左布政使陳公閱旬日按察朱公亦報遷去則陝之右布政使也二公同官於齊甚善今適秦復先後與俱喜可知也而閩章待罪於此與按察連署按士之暇無朝夕不見習朱公最蓋按察之難爲久矣於今尤甚臺使者所彈射及郡國小大獄悉仰質成旦起受牘吏兩手不能抱事有定限須臾緩則得罪山東地方千餘里上下必旬日吏或骫法獄經歲不斷况重以逃人之峻法贖鍰之考成卽出入戴星始而銳中而衰終而怠者比比也公至未期月大獄之奏報者數百活吏民論死者百餘人向之數海岱爲逋逃者面縛以歸贖鍰積數歲者一旦按籍取盈也公何以臻此公

筮仕深州深故多巨盜衝突爲患公募其豪攝以威信使轉相招捕逾年悉散隣境有掠於途者臺檄強屬公公一訊輒得其主名凡三年而論最者九備兵莊浪分守河南皆鑿鑿著名實賊逼南陽擐甲冑拒之河蒞東臬數月追叙其功加一級說者謂公卽不內召例當左藩乃竟得右也公慨然語予曰家大人昔藩江南撫登萊鄖陽余未嘗不從今大人春秋高無兄弟去此而西惟定省闊遠是疚敢區區技量於內外左右遷擢之間乎哉閩章旣深習公而又重公之言仕不忌親竊有動於中也書以爲贈且以質之陳公

○送馮永豐歸山陰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

三

山陰馮君木伯以進士知吉州之永豐賦平訟簡豐人安之逾年坐擅撫山賊奪官以隣縣盜發殺人語連豐所撫盜故也豐之父老子弟駢肩連踵匍匐呼者千百人皆來告曰侯實活我毋奪我侯且盜穴山箐中久困兵力勦不如撫便彼旣歸命不卽納則烏散狼奔耳故不如撫便又曰侯所撫盜實不反其掠隣縣者它盜也它盜惡其異已而受撫故藉口以豐爲壑也又曰天子神武不殺盜據山海者次第納款皆錄用先是邑鄧侯且以撫盜紀績矣今獨以是斥命也幸公監茲土丐留之勿聽去語畢皆叩頭號哭淚雨下庭土爲濕居無何有詔捕殺盜馮君爲佐方畧盡禽之督府補牘以



聞爲文武吏救過而馮君竟坐斥去豐人愁痛哀號不自釋相與刻石頌德尸而祝之俎豆於豐水之上徒跣泣送者緣江行數十里不絕子聞之歎息隕涕而馮君告行慨然就道無吝嗟涕泣不平之色君子聞之曰苟有以處則出非其戀也苟有以仕則去非其恥也觀豐人之不忍其去馮君之不怨其行則馮君之爲人爲政皆可得而知也豐故巖邑號難治而山陰爲勝地馮君又能詩歌舍此而歸其亦有灑然取適一時者與盜平之日天子以災異省躬詔赦天下馮君之斥不惠不振子獨惜其去重其人叙以旌之蓋亦豐人之志也

○贈無錫施氏五世一堂紀事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四

余初抵錫山謁道南祠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後世因而祠之所謂東林書院者也邑先達賢有道者得附祀廡下而故憲副施曠如先生與焉余諦審姓氏喜謂吾宗有人明日則宗人文學爾麟翁顧我九龍山下其子孝康熙諸生點燾及孫廷琰等翩翩成集講家人之好余因問曠如先生則曰此先大夫也嘗從高忠憲公游天啓己未登進士當啓禎之際擊璫靖寇並顯聲績旣歸里以其學授子孫爲德於鄉數舉講會春秋七八是年曾孫琰舉一子公猶及見之親命名鈗高一門五世邑中藉藉稱盛事間過其家則所謂鈗高者姿骨岐嶷甫四歲作禮如成人余因歎近世多故名族替零

祖不見其孫而子不識其父者衆矣。強宗巨室子弟又多純綉，用狗馬聲利相馳騖，名盛而實衰。今自憲副以下世有行業，爾麟遭亂不試，而其子孫數輩或舉於鄉，或名於庠序，羣從兄弟繩繩振振，至聚本支五世於一時。寧惟爾麟稱象賢，且以追憲副之澤遠也。夫松栢不產於培塿，蛟龍不潛於涔蹄，言有所藉而生也。余聞諸邑父老曰：憲副之大父勵菴公，策官太僕，卿有清德，太僕之父教尤陰行善，蓋國醫云：昔何澄以醫活人，不亂入妻於危難，後卒爲顯官，况其隱德有不可數舉者乎？賈生有言：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則在醫卜之中。茲豈有道而游於醫者邪？吾又以知施氏之流未艾也。會爾麟愚山先生文集卷八序 五

將舉六十之觴，諸子弟來徵言，遂畧次其世行使附之家。乘夫末族世貴，上族世德，吾宗人其毋忘道南之祀，用克世其學焉可矣。

### 送汪舟次遊廬山序

施子之去官臨江也，汪子舟次至，相見喜甚，曰：楫溯江而西，一願遊巨廬，一願見施使君，竊聞使君客日進容，接苦不給，將竣於青原白鷺之間，今使君行始敢請一見，從此入匡廬矣。嗟乎！汪子是豈今之好遊者哉？汪子家白嶽，并力讀書，性故少，可以其不得志者發憤爲詩，有合於古人之道。櫟園先生及吾友荔裳樓岡西樵若支豹人伯顓，策夫諸子皆亟推引之，見於文詞，所謂不



卽人而人卽之者也。顧耻以客自處，喜放浪於名山邃谷之遊，又以余之去官也不先匡嶽而先僕汲汲然求人之所不求者何哉？君子不患名之不立也，患志之不廣氣之日盈，以汪子之才譽若此，探幽嗜古，聞一岩壑之勝，友朋之善，不遠數千里，褰裳鼓棹以索之，若恐後宜其所挾之日有出於人也。匡廬之秀實，甲東南，予往以候風星渚，嘗自開先寺攀廬峰，俯觀瀑布，放手金輪玉簾，及三疊泉，九雲屏，以還所未至者，惟東西二林遊將有待。今汪子年尚少，力足以濟勝，其所得視僕當倍蓰也。然吾觀近代廬山記載諸書，篇什至不可勝數，蘇子瞻詩獨少，其言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今不知廬山面目何似，汪子其深入山中而懷域外之觀乎，是可以遊矣。

贈楊生序

古之君子其立身也，粥粥然其若墜於淵，其發言也，惴惴焉若不出於口，若是者何也？度其言若行有出於人矣，必退而思曰：得毋有倍蓰於我者乎？得無有千百千萬於我者乎？操過人之業者，懷不及人之憂，積光輝之盛者，靡鄙儉之慮，是以飭躬足式，吐詞爲經，發邇見遠傳之後世爲不可及也。孔子見老聃，聃告之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夫孔子盛德動容，中禮豈實有可去如老子云爾哉？而老子告之若此，夫子有猶龍



之歎况後世之以言語文辭表見者乎古之君子先河  
後海言有源也先行後言云有序也今之君子則不然  
目未周六經而馳驚於裨官之冊口未諧四始而涉獵  
於詩賦之文或屈首八股終歲呶唔一編則羣目爲讀  
書其視古小成大成之學居何等也浮文盛而實學衰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宜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求一文  
人焉未易得也卽墨楊生還吉志潔而行芳才茂而年  
盛其鄉皆稱之不肯就有司試縣令張君琛折柬招之  
強而後出余爲補諸生冠軍鐫其文生以其詩文爲贊  
逾年萊州憲使張君又合校萊士而冠之遇以國士張  
君號知人生用是名益著念余始遇之殷而度余之將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七

行也徒步來歷下又質其詩文各一卷其義高其請益  
之心勤且至矣夫名之將成敗者斯至名之旣成忌者  
斯至楊生行業日進而予懼無以益之乃告以古君子  
之道知楊生之必有成也生歸過掖水有羅生鴻圖者  
亦良士且又爾友也其亦以是告之

龍道顯字序

士將爲卓然表見於天下後世乎抑取榮旦暮間也賢  
者其必早辨矣近代取士法旣罷徵辟用科目其得第  
於禮部稱進士者率三歲而致三百人而所謂舉於鄉  
者數倍於是焉以天下九州髦士之衆與選者僅三百  
人誠難且貴重積數歲計之則衆矣積二三十年不啻



萬餘人其可齒數者有幾且不及再世而鄉里之人不能舉其名氏矣以其所挾在貴不在道也孔氏四科不稱闕閎然由賜諸賢猶管服官顏子以陋巷老耳自當時七十子迄今王公貴人卒莫敢與顏子比子貢結駟連騎雍容過原憲乃爲肘見踵決者所詬病是操何尚哉君子懷仁履義辭貴不辭賤富不祈土地勇不假干櫓庸之車服不爲寵棄之蓬蓽不加困處則問黨尊之出則黎庶附之賢士大夫歌咏之史氏書之足乎我者旣修而爵祿從焉是所謂民之望也道德之表見於時者也然而君子固忘其爲已有也昔羅文恭公對策擢進士第一人外舅曾君拊背驚喜過墜文恭內媿面赤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八

徐對曰儒有許大事在是何足云於乎是其志可觀也吉水龍君名榜字臚先文恭之鄉人也旣成進士不自足來從余游又勗其同志者相切劘其事親也謹而與人篤蓋有志於古之道者予知其所貴有在也請更字曰道顯而叙其說以進之雖然予亦好言而德不逮者能不以是媿於心歟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黃山距予家不數驛予往遊而不果者三焉少時見前輩黃山遊記心異之有自黃山來者輒具問其岩壑水石狀以爲樂往歲癸未戒期往以兵亂罷癸巳有事於歛聞人言黃山益奇又戒期往會暑雨晝晦不可遊僉



曰秋爲善於是又罷秋冬之際遂留金陵閱七年庚子秋策杖裹糧載酒脯將行又恨爲事所奪予之不果遊黃山也蓋若鬼神所靳者歛人孫子無言客廣陵十餘年未嘗一日忘黃山所與游者皆爲文辭送其歸予謂廣陵地瘴而囂魚鹽估客之所輻輳也介在江海之間烽火無寧歲而黃山爲天帝之都仙人之窟宅其去此而歸也蓋宐夕脂車朝命駕使人追之不及安俟送爲予之不果往孫子之未遄歸其毋乃皆有所不得已與嗟乎天下名山川亦有幸不幸焉黃山蜿蜒數百里連宣歙二州其高遠險邃靈異不可殫究宐在五岳之列而禹跡不至秦漢祭告不及太史遷謝靈運謝朓杜甫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九

之徒皆未聞其往故其名不大著於古而其上有軒轅煉丹臺事尤荒忽不足信孫子歸矣將灌園種樹其麓邪抑攀幽梯險結廬無人之境邪其自放於神仙佛老之說迷而不出邪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孫子好交遊重文辭其能入寂寞之鄉離羣而索處乎吾聞黃山諸峯天都最高多珍木怪石有異獸守之而不爲人害僧普門嘗開一徑如鳥道今蕪塞數十年君果歸其開故道先往所過題名俾來者不失路庶幾登絕頂縱遊以快子平生未果之願殆將從子而老焉

送杜蕃舒歸里序

杜生蕃舒自齊歸施子贖焉司橐者以匱告杜生謝且



蹙額曰先生念我則至矣然竊疑其厚人而忘已也意者太左計施子曰若以我爲過廉乎予蓋天下之貪夫也子何傲傲然爲我謀杜生口呿色變久之曰從先生官三年矣事小大罔弗知也所與交游虛往實歸者衆矣而先生橐中無長物以幣進則拒之惟恐不速焦形槁顏手校讐而口伊吾夫子病矣如是以爲貪將陽拒而陰納與敢問其說施子曰噫何子之泥於言貪也夫取而不能有者非貪也不取而有之人不能奪焉者貪之至也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子不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者乎戕其軀籍其家以沈其宗者比比矣其始不過競筐篚之私卒以捐其所甚愛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十

而不遑恤夫人捐其所甚愛至於弃身家舍妻子謂之能貪則不可予鄙人也未受事而先飲水其行若躓其居若墜其獨處若羣闕先人後已亦夷亦惠憂讒畏譏補缺修弊簞有一金而不知所置子蓋患得患失見鄙於尼父者也然而疾風震雷守之晏如飽食高坐進退生徒陟泰岱觀滄海謁闕里陳詩書搜討舊籍累犢連車寸縑尺楮並蓄兼儲盜不睥睨民不咒詛人見不足我見有餘此亦貪之至也且夫名浮其實者德之欺也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事之末也吾目迷五色而不蒙失人之訕行忝顏閔而竊附有道之林吾循孔氏之門墻而惴惴然懼其不能入也奉命而出終事而歸所



得侈矣。况敢自以爲廉乎？子貌朴而志端，歸而修業，亦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何敝敝然爲我謀？杜生聞之喜，曰：吾乃今知先生之所以爲貪於足，酌酒別去。明日次其語，追而送之濟水之上。

送魏惟度歸武夷序

魏子惟度，閩人也。來大江以南，肆其游覽，又日索士大夫能詩古文者，錄而刻之，見予武夷，記歎曰：奈何奪我籬落間物，吾其歸矣。願以言餽我，嗟夫！今之遊士，吾蓋知之矣。古之學者，息有所遊，有方不得已而出，或遐方僻郡來學於中國，遊於京師大者，以成其學，小以策其名。今之士多好遊，得則忻，失則戚，甚且老困無所歸，以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序

十一

是爲遊病。然士窮失職於今，殆甚伏處閭巷，無所語，不得不走四方，及倦而歸，又率無半畝一丘之地，可營草堂，置書籍以徜徉而忘老。吾又知士之難爲歸也。今魏子遊歲餘矣，所至惟山水文辭是急，有餘力悉資其刻詩，而其家有枕江堂，可高臥而遊也。蓋其異於世之遊者二焉：吾不知枕江堂去武夷幾許，而武夷之美，皆君所知，不復道嗟乎！自南宋以來，道學莫盛於閩，而閩莫盛於紫陽。吾嘗入閩，過建延諸郡，求先賢講學處，其遺蹟間有存者，而武夷之三曲，故紫陽書院也。溪山回互，忽得平壤，可置書屋百十間，前後諸峯巉秀而遠峙者，皆逼進於左右，蓋造物所以待有道者，而俎豆之廢久



矣嘗以告海鹽道翟公鳳翥公慨然任其事未幾而翟公卒官今子之歸其必有樂乎此也當事有可告則告之否則聚士之賢者小復其祠而旁構數椽爲書屋以歌咏聖賢之道浮屠道士其不得與吾曹爭此尺寸土也吾聞朱子編註諸書蓋多成於武夷子固好文辭歸而求之其必有進於是者請以爲贈

### 送孫豹人歸揚州序

關中孫豹人先生 召試博學宏詞被放將歸復有內閣中書舍人之命同薦諸人奇其遇高其志行屬施子爲贈序施子曰士不克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雖有蒲輪之徵不改懸車之素可謂皜然無忝處士者也豹

愚田先生文集

卷八 序

七

人北首入都初迫於有司居既久諸待試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間語客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遂束書南歸 聖天子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初擬司經局正字 天子薄其官遂與杜君越傅君山等同授內閣中書舍人是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誠異數也時論以放還處士膺舍人清秩恩禮甚厚而豹人芒屨蹢躅自若其將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徐入遂巡主爵者



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豹人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衆皆目笑其愚然卒以老官之蓋非崇儒敬齒無以昭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窮無以見岩穴之志今處不隱不仕之間身貧賤而拜官於朝名富貴而遯跡於野豈不稱稽古有餘榮哉豹人今年亦已六十矣而掉頭抗辭視今人又何如也其詩操秦聲出入杜韓蘇陸諸家不務雕飾吏部趙公玉峯旣爲刻其書余獨叙其語以送之後之稱是官者其知所由重矣

○送郡丞唐公遷守大同序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

三

會稽唐公寓菴先生自工部尚書郎出丞吾郡垂十年始擢守大同或謂公起家上第號廉能晉秩何晚吾郡人皆咄惜曰奈何奪我公速是何遲速交憾與君子聞而解之曰憾晚者爲公謀也憾速者郡人自爲謀也古有攀轅臥轍至聚薪塞路使不得行者豈不欲其滯膺崇秩哉誠利其牧我而惜其去我也故其愛而祝之也一歲九遷不爲勤其戀而留之也十年一調猶恨速由是觀之其所以爲政者可知矣郡之有丞所以左右太守出政令者也近例太守獨貴重丞不專訟牘惟詰戎捕盜是職先是治盜者數爲民病噤莫敢言公至則蠲煩苛省勾攝向之赭衣駢跡者今且訟庭閒若也余聞



相接侍則坐語移日公爲人常集枯辭苑劇郡巖邑缺  
官亟推公攝事多方辭免及督運轉餉造戰艦驅馳王  
路人所望而趨趨者未嘗以勞爲解又問民疾苦議減  
質庫子錢三之一禁民俗溺女捐橐隄琴溪以障支流  
民稱便君子處不得爲之地患不得盡其才處得爲之  
地患不能盡其心公爲丞粥粥不盡展尺寸其治效若  
此况其得專制於一郡也哉大同古雲中地三面阻邊  
扼雁門狐塞之險李廣魏尚並以名將爲守臣漢以來  
用兵處也今天下中外一家邊烽寢息坐鎮以總戎而  
守臣不握兵柄昔之守在勇以捍敵今之守在靜以安  
民公數言太夫人春秋高不樂遠官然太夫人強飯無  
恙且公嘗典試三晉習知其道里山川公行矣詩有之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鎮撫百姓和輯將吏以紓  
天子西顧則雖守雲中亦如渤海潁川可臥治之耳吾  
聞邊地早寒黃沙白艸卽盛夏不葛而裘試塞帷按部  
觀蘇武城及李魏守邊故蹟時取白墮春醪與賓客滿  
引劍舞鏡歌爲娛樂回憶江南風土敬亭雲月其遂忘  
我陵陽一片土也余媿不能攀臥留公請酌酒撰辭以  
爲公贈

愚山先生文集

卷八

十四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八終



